

元史

卷一百六十八
之一百七十二

涵芬樓
影印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

濂等修

列傳第五十五

陳祐

天祥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寧晉人世業農祖忠博究經史鄉黨皆尊而師之旣歿門人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歲癸丑穆王府署祐爲其府尚書賜其父母銀十錠錦衣一襲王旣分土於陝洛表祐爲河南府總管下車之日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杲李

微薛玄咨訪治道商議古今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路中統元年眞除祐爲總管時州縣官以未給俸多貪暴祐獨以清慎見稱在官八年如始至之日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早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卽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嘉議大夫衛輝

路總管衛當四方之衝號爲難治祐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于墓且請于朝著于祀典及去官民爲立碑頌德嘗上書世祖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宜早二曰中書政本責成宜專三曰人材治本選舉宜審事雖未能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爲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二省並立世祖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之祐還朝特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書平章政事欲奏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叅知政事以啗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

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未須設事遂罷阿
合馬怒其忤已除祜僉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西涼隸
永昌王府其達魯花赤及總管爲人誣搆家各百餘口
王欲悉致之法祜力辯其冤王怒甚祜執議彌固王亦
尋悟二人皆獲免持祜泣曰公再生父母也朝廷大舉
伐宋遣祜僉軍山東民多逃匿聞祜來皆曰陳按察來
必無私遂皆出應期而辨十二年授南京總管兼開封
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祜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跖今
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
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衆劫

掠祐捕之急逃人宋境宋亾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搃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虜溫台民男女數千口祐悉奪還之未幾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鄉盜倉猝不及爲備遂遇害年五十六詔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河南郡公謚忠定父老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祐能詩文有節齋集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祐遇盜死泣請于行省願復父讐擒其賊魁戮于紹興市臯昌

國州知州奭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芍陂屯田萬戶思謙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弟天祥

天祥字吉甫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徙家洛陽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中統三年李璫叛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爲千戶屯三汊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有田百餘畝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其居近緱氏山因號曰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未之奇也別去數歲獻所爲詩於祐祐疑假手它人及與語出入經史談辯該博乃大稱異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從國兵渡

江因論軍中事深爲行省叅政賈居真所器重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纔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爾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釁此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

防而不相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之人皆敵國
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
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少加優容
然後責其必成之効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
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
繼伐茅斬木結屋以居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
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用土兵收李必
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時州
縣官吏未有俸祿天祥從便規措而月給之以止其貪
民用弗擾鄰邑分寧爲變謀者時至吏請捕之天祥曰

彼以官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之歸告其黨則謀者反爲我用矣遂一無所問及敗逃入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陵事定皆得保全而歸莫不服其威信居歲餘詔改本軍爲路有代天祥爲總管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鄰郡壽昌府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時方改行省爲宣慰司叅政忽都帖兒賈居貞萬戶鄭鼎臣爲宣慰使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死黃州遂聲言攻陽羅堡鄂州大震時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天祥言於居

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嚴備彼若來攻我之利也
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而區區烏合之
衆與之相敵不二三日死傷必多遁逃者十八九我出
精兵以擊之惟疾走者乃始得脫乘此一勝則大勢已
定然後取黃州壽昌如摧枯拉朽耳居貞深然之而忽
都帖木兒意猶未決聞至陽羅堡居貞力趣之乃引兵
宿於青山明日大敗其衆皆如天祥所料初行省聞變
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內應居貞救之不能
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本不相接欲殺之者利其
財耳力止之至是被執者皆縱去復遣天祥權知壽昌

府事授兵二百餘人爲亂者聞官軍至皆棄城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爲立生祠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會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御史中丞崔彥言之帝怒欲致之法世榮勢焰益張左司郎中周戴因議事微有可否世榮誣以沮法奏令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

僚震懾無敢言者二十二年四月天祥上疏極言世榮
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
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
不充又別立欠少文券銀一千錠由白身擢江西摧茶
轉運使於其任專務貪饕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其隱祕
者固難悉舉惟發露者乃可明言凡其掊取於人及所
盜官物畧計鈔以錠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以
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
一萬二千四百五十有八馬以疋計者十五玉器七事
其餘繁雜物件稱是已經追納及未納見追者人所共

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門旣懷無饜之心廣畜攘掇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位在丞相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誑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所行毫髮無稱此皆旣往之真跡可謂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敎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試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隳壞悔

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
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
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
國富民貧則國貧民安則國安民困則國困其理然也
昔魯哀公欲重歛於民間於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輕而後
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考
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
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
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

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世之榮廣
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期錙銖之誅取誘上下以
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歛怨果欲不爲國家之遠慮惟取
速效於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旣已
不存歛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
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
來百有餘日驗其事跡備有顯明今取其所行與所言
而已不相副者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
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添三百
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

言能令民快樂凡今所爲無非敗法擾民者若不早有
更張須其自敗正猶蠹雖除去木病亦深始嫌曲突徙
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臣亦知阿附權
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
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無言世
祖聞其語遣使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面質之旣至
卽日有內官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
帝前再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帝皆稱善世榮遂伏
誅五月朝廷錄天祥從軍渡江及平興國壽昌之功進
秩五品擢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除治書侍御史六